

我们的节日·春节



编者按

年味渐浓,岁序更新。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精心筹备了两期副刊“我们的节日·春节”,与您共赴一场新春之约。我们希望,这些文字能如冬日暖阳,温暖您的心房;似新春鼓点,振奋您的精神。愿您在诗词的字里行间,随笔的质朴叙述中,重拾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过年记忆,感受春节独有的魅力,共迎新岁,共启新程!

腊日

汪业盛

乡村年味透窗纱,腊日氤氲已四涯。
户户烧炉煮米酒,家家囤囤打糍粑。

腊月回乡感赋

吴绪松

麦垄青青接远村,双双喜鹊鸣良辰。
糍粑打了忙腌腊,人面如花是早春。

咏马年

沈光明

弓影婆娑午马来,征程伊始向新开。
春枝岂可金刀剪,好句何曾彩笔裁。
喜乐吟哦怀一梦,从容谈笑酒千杯。
流年似水亦无迹,赋得诗书没井回。

迎春

欧平

桃符又换感时更,乃是春回万物生。
紫气当窗添福寿,祥云绕户续繁荣。
迎新自有屠苏酒,守岁欣闻爆竹声。
最喜诗家吟古韵,扬鞭跃马再登程。

过年好

孙斌

新春九域生天颜,万户千家五福抱。
共对佳期添岁华,相逢一揖过年好。
亲邻访友笑声漫,留客杯衔同醉倒。
神骏今朝歌梦征,人间又把美来造。

蝶恋花·丙午抒怀

刘梅芳

驹隙垂鞭光似电,半百风流,犹记梅花苑。
鬢雪盈簪书作伴,楚江波墨洗青砚。
犬吠竹篱星斗转,骏足凌云,惊却烟霞馆。
轻抚浮尘霜刃冢,阴晴收向茶陶畔。

浣溪沙·小年

黄乐新

年味菜蔬旺火蒸,窗花巧剪马奔腾。
围炉三代秀温馨。
祭灶因遵民俗俗,扫尘为使体康宁。
无眠一夜乐盈盈。

腊月腊事

张昆仑

一进腊月,风里的味道就变了。不单是袭人的寒气,更添了些撩人的暖烘烘的咸香,丝丝缕缕,从千家万户的窗缝门隙里钻出来,氤氲着、交织着,将整个村子织进一张无形而温厚的网里。这便是腊味了。

最先动起来,总是那些手脚勤快的当家女人。她们早早地从集市割回成条的精肉,买来肥硕的青鱼,宰了自家的鸡鸭,洗净沥干,然后用粗盐辅以调味香料细细地揉搓腌制。那揉搓的姿势是极专注的,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韵律,仿佛要将一年的风霜与期盼,都一同揉进这腌制的腊味中去。墙角的陶缸里,一层肉鱼、一层鸡鸭,码得整整齐齐,像封存起一叠厚实的日子。过几日,取出来,挂在屋檐下或院场中。北风便成了最慷慨的施与者,日复一日地吹,颜色也从鲜红转为沉着而诱人的暗红,像被岁月与风日封存起来的琥珀,内里是浓缩了的光与时光。阳光好的日子,那些腊制品,便油汪汪地闪着光,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带着风与阳光气息的咸香。走在巷中,你分不清那油润润的咸鲜是来自东家的屋檐,还是西家的阳台。

与这咸香相呼应的,是一种更温和更甜蜜的麦芽糖的焦香。熬麦芽糖是一种细功夫,须得有耐性。勤快的女人们在就把麦芽育好了,嫩生生的,与糯米混合,磨成青绿的汁液,在大锅里用火慢慢地熬。火不能急,急了会焦苦。须得用枯干的棉绳配以稻壳,燃起一蓬均匀的没有焰苗的明火。锅里,那混浊的汁液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汽袅袅地升腾,将厨房熏得潮润而甜腻。时辰一点点过去,水分渐渐被收干,那汤汁变得浓稠,颜色也由浅黄转为透亮的琥珀色,亮亮的,像一锅融化的阳光。用筷子挑起来,能扯出长长的闪亮的丝,这时,便将早已炒好的炒米放进糖稀里,搅拌均匀后取到木盆或案板上整形成实。待糖稀稍凉,再用刀切成方方正正的炒米糖块,一缸缸一坛坛地储存起来,足够吃到来年的春三月。

在众多的腊事里,打糍粑颇有一番意思。院子里,一口大石臼,一甑新蒸的糯米,热气腾腾地端出来,倒进去。两三个精壮的汉子,各执一根长长的木杵,围白而立。他们并不急着动手,先挑起杵管,往掌心啐一口,握住杵柄,彼此递一个眼神,“嘿——嘿!”一声吆喝,木杵齐齐落下,砸进那团温软雪白

之中。那声响是沉闷而扎实的,仿佛能夯进地底。直到那团米被打得油光水滑,再也分不出一粒,汉子们大喝一声,用木杵将那柔韧无比的糍粑团整个儿挑将起来,置于一旁撒了米粉的案板上。待次日,那切好的糍粑,温软莹白,捧在手里,仿佛是一团触手可及的丰年。

当灶火不息,炊烟日夜在村落上空编织着香甜的网时,另一种响动也开始在傍晚的打谷场或祠堂后院内响起。那是锣鼓的声音。初时是试探性的,“咚咚锵,咚咚锵”,有些生疏,有些零落,像早春冰面最初的裂纹。渐渐地,那节奏便连贯起来,激昂起来,带着一种憨态十足的欢腾。

而真能将这归来的游子与留守的村庄在情感上瞬间缝合的,莫过于那唧唧呀呀的花鼓戏了。“听了花鼓戏的哟喂哟,害起病来不吃药!”戏台是现成的,祠堂前那带檐的木台子,或是谁家办喜事临时搭的喜棚。没有华丽的布景,一桌二椅而已。但锣鼓家什一响,胡琴一拉,那味儿就足了。台上的角儿,都是村里熟人,唱腔盖不得专业,有时还荒唐走板,扮相也简陋得可笑。可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却看得目不转睛。老人们眯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拍子,每一句熟悉的唱词都能引他们会心的微笑,那笑容里叠着几十年的光阴。

小年一过,那“忙年”的节奏便越发地紧了,也越发地有了明确的指向——家。年初外出的人们候鸟般归来,村道上的小车忽然多了起来,牌照各异,带着远方的尘土。

到了腊月二十八,一切的准备都到了尾声,也到了顶峰。家家户户开始“扫扬尘”,屋里屋外,角角落落,都要彻底清扫一遍,寓意除旧布新。

腊月的腊事,说到底,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而细腻的“准备”。准备食物,以慰藉肠胃;准备热闹,以宣泄情感;准备仪式,以安顿心神;最终,是准备一个家,一个让漂泊有岸可依,让思念落地生根的“年”。这准备的过程,远比那个最终的节日更漫长、更扎实,更见滋味。它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岁末的严寒里,载着所有具体而微的劳作、期盼与温情,缓慢而有力地,流向那个叫做“团圆”的港湾。只有那除夕的钟声一响,便成为一幅可以走进的热气腾腾的年画。

岁藏于味

方华敏

窗外的爆竹声零星地响起,提示年关近了。我从超市买回袋装的精肉、排骨、鱼、鸡、鸭,以及各种配菜,一切似乎准备齐全。然而这齐整的丰足,却又清晰地告知我:绝不是记忆中的年货。我摩挲袋内的食品,手指触碰到保鲜膜的冰凉,一种更深的凉意弥漫开来,将我紧紧包裹。

“家”,这个曾经与亲人共同生活、充满爱、温暖和归属感的地方,如今都封存于寂静里。它像一幅珍贵的人物画,被稳妥地折叠安放于记忆的箱底。而每到春节,祖父祖母、父母的音容便随画面悄然展开,旧年的场景浮现——

腊月的清晨,黛色炊烟从瓦缝间逸出,应和屋檐下冰凌滴落的水珠,构成冬日独有的韵律。祖父搬着青砖往返于庭院与后房,新垒的熏炉渐渐成形。祖母站立矮凳上,把串串香肠,以及浸过酱油、抹足盐、花椒粉、辣椒面的肉条、肋排、蹄膀、鸡鸭,挂上炉顶的铁架。炉底的糠壳、柏树枝与橘子皮相熔,明火不燃,暗火不灭。草木的清香、果皮的甘辛便顺着袅袅青烟,丝丝渗进“腊货”的纹理,直至凝结成晶莹的琥珀色。

熏炉的烟尚未散尽,年的脚步已踏进门槛——工作在外的父母携一身风尘,推开家门,厅堂里的空气,因父母的归来,瞬时换了质地。左邻右舍闻讯的乡亲,夹着红纸笑吟吟地登门求母亲写春联。她微微侧头,眼睛端详着折叠的纸面,随即悬腕运笔,一手行云流水的行楷便落于丹红。“岁岁平安”“万象更新”,字字筋骨分明。缕缕墨香留下一个个关于年的、潇洒的注脚。父亲则像一股无声的暖流,径自汇入厨房滚烫的

烟火里。他接替祖母照看炉火的职责,成了另一番天地的主宰。大锅里炖着腊制的鸡鸭鱼肉,咕嘟声厚实而绵长;层层堆叠的蒸笼屉,咸香与米香混合着从缝隙里冒出。他身影氤氲的热气沉稳地移动,试味、翻炒、调整火候。那种与祖父熏制腊货时相似的专注,却更贴近此刻的、沸反盈天的温暖。母亲的笔尖于堂前勾勒年的精神,父亲的锅铲则在灶间调匀年的滋味……

除夕夜,庭院、房间点缀红灯笼,喜气祥和。我与弟妹们穿戴新衣新鞋追逐嬉闹,回荡起阵阵清亮如玉的笑声。压岁钱的红封被我攥得温热,却又舍不得拆开。崭新的毛票,散发油墨与纸张的清冽香气,一枚枚数着,“年”也从这无垠的欢乐里达到高潮。

如今,我置身窗明几净、暖气充足的住所,却寻不到老家腊月灶火熏燎的味道。年,像一帧失了焦的旧照,只余一片模糊而遥远的热闹轮廓。我的舌尖已被异乡饮食悄然改换,但味蕾深处,永远盘踞倔强的故乡滋味,如铆钉骨子里的“饮食DNA”。这种念想,远非口腹之欲,更像一种潜伏感官深处的震动,只在特地的时节,熟悉的风物中触发。此刻,我异乡的厨房里,精确计时的烤箱“叮”的一声,如一把小剪刀,剪断我记忆的线。

春节于我,如人生旅途中温暖的驿站,寻得一丝慰藉。电视中的歌舞、窗外的喧嚣,亦如他人的背景音乐,总隔着一层隔膜。我安坐桌前,摆上菜肴和美酒,任时光漫过,无声为我“添新岁”。杯中的涟漪,正把腊月的天色与远逝的炊烟,叠入我的掌心。举杯的此刻,酒光荡开一片无声的团圆。

我常想,倘若“年”是一首穿越千年山海的春之交响,那腊八粥在陶甗里咕嘟冒泡的声音,就是序曲里温暖的启韵;那舞台上汽笛的长鸣,则是第一乐章昂扬的号角;所有奔赴与守望,皆是主旋律中最深情的注脚。

孩子们掰着指头算的期待:是穿新衣戴花帽的希冀;是对糖果点心饕餮盛宴的渴望;是灯笼里烛火的摇曳;是将要收获红包的喜悦……这期待,在爷爷粉刷墙壁的唰唰声中变得洁白,在奶奶剪窗花的窸窣声中变得嫣红。在父母们匆匆赶路脚步下逐渐清晰。

孩子们终究是等不及了,扯着奶奶的围裙,抱着爷爷的腿,嘟囔着:“年怎么走得那么慢?”

爷爷奶奶总会柔声答道:“等你们的爸妈一回来,年就来了。”远方的父母或许真听见了这声呼唤。在外奔波,日子不易。拼尽全力,才所获颇丰,他们对自己很吝啬,却把所有的慷慨都留给了年。那些压抑一年的思念与亏欠,此刻都被“年”酿成了欢快的伴奏。

这“欢快”在“买!买!买!”的账单里变得具体:对联年画、糖果瓜子、鸡鸭鱼肉、名酒好茶、桌椅板凳……“都要最好的。”在他们的豪爽中,一张张钞票从口袋里跳走,转身又登堂入室,现身于老家的门头、墙壁、厨房、案几、堂屋、门厅。

它们虽形态各异,五花八门,却都整整齐齐地写下同一个字“新”。新年的“新”,这个新字会和爷爷粉刷老房子的白;和奶奶窗花上的红福相呼应,互为补充,让家在年里头饱满、明亮、焕然一新。

这个“新”字是父老乡亲改头换面的精气神,是年轻人案头写下的新计划,是一个家庭来年的新奔头,是一个行业的新气象,是一个国家富民强国的新起点。因为年,让这一切都有了重新出发的勇气。

年,这曲宏伟的交响,终于在推门声中抵达高潮。“吱呀——”一声,父母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带着风尘,也带着笑容。孩子欢呼着扑上来,爆竹声在远处霹雳吧啦响起。爷爷奶奶面前的火锅热辣滚烫,散发出的香味落在他们脸上,和着笑容一起弥漫开来,春晚节目目不暇给……所有的声响、气味、光影一起交织成团圆,这团圆像是一匹天马,不断驰骋,在驰骋中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天马聚拢,万马齐鸣奏出最强音符,响彻祖国万里山河的上空,回荡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

我原以为,年的交响接近尾声,年的帷幕落下,年便走了。可年却在转身时留下回音:“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你们回来,就是年。”

甲骨文里,年字是庄稼人背着成熟禾穗的样子,本是“稔”字,裹着满肚子五谷丰登的盼头。《说文》讲“年,谷熟也”,夏称岁,商叫祀,周才定名叫年,说到底,这字就是农耕日子结的沉甸甸,挂在季节枝头,收尽一年光景,也勾着下一年的开头。老祖宗仰观天象,俯察田垄,见寒暑更替,草木荣枯,月亮圆缺一回算一月,十二回圆缺过罢,田里的稻禾从撒种到归仓,走完一遭生息,这整整齐齐的一轮,便是年。它从土里钻出来,挨过风霜,最后稳稳当当搁在时光的案头,于是,便要过年了。为啥过年?哪是只图热闹,原是人心头的一个结。恬活一年,等了四季,总得有个仪式,松松身子的乏,聚聚散散在四方的人情,让日子过得有滋味,知活着的暖。这“过”字妙得很,像蹚过一湾时光的河,从旧岁的这岸,走到新年的那岸,此岸是一年的风尘倦意,彼岸是新日子的微光盼头。

华夏大地过年的模样也千样百样,各有各的味儿。北方的年,是实打实的热火,地窖码着白菜土豆大葱,屋檐挂着金玉米、红辣椒,腊月一到,家家灶火不熄,蒸年糕、炸丸子、炖肉、蒸汽糊了窗玻璃,屋里飘着混混沌沌的烟火气,那是日子扎实的味道。南方的年,偏温润精细,水磨粉揉出圆滚滚的汤圆,熏鱼腊肉腌得入味,裹着江南烟雨的软和,吃着满口温香。

腊月廿三廿四送灶神,块块黏糯的糖瓜粘住灶君的嘴,盼他上天多讲好话,也粘住一家人的甜日子。接着扫尘,屋里屋外,角角落落,把一年的灰尘扫个干净,窗明几净,才好接新岁的福气。乡下集市更热闹,人头攒动,写春联的、卖年货的、红通通一片,挑副春联贴在门楣,红纸黑字周正,藏着满心盼头,成了家门口最鲜亮的光景。

除夕至,过年的仪式就到了最浓处。其中祭祖是最肃穆的事了,牌位前点上香,摆上供品,长辈领着晚辈磕头,这一刻,时光都慢了,生者与逝者,借着一缕青烟,湊成一场无声的团圆。这仪式从不是为别的,只是把散在时光里的亲情分,系在当下的炉火旁。而后是年夜饭,丰俭不论,最要紧是一家人团聚。杯盏相碰,碰的是一年辛苦,尝的是最浓亲情。守岁夜,灯火亮到天明,一家人围坐拉家常,听外头爆竹声,等年兽被吓跑,也等旧岁悄悄走,新年缓缓来。

如今的年过得快了,没了从前的慢滋味。新衣不用扯布做,随手就能买;年夜饭不用忙前忙后,去到酒店餐馆就成;拜年的话,也成了手机群发的祝福,少了当面的热乎气。

窗外的爆竹声,零零星星连成一片,噼噼啪啪,和几千年前老祖宗烧竹驱邪的声响,在时光里遥遥应和。忽然懂了,我们过的哪里是年,原是时光本身。人在天地间,不过一粒微尘,借着春联、灯火、欢笑,借着一辈辈人的相守,在匆匆时光里,搭起一个个温暖的家,屋里头,是一家人的团圆。

过年了!

年味,即是年俗的味道,约定俗成。过年是传统,年味也从传统中寻找,找回浓浓的年味,重在传统文化传承。

腊八节后,乡村过年的味道愈来愈浓。人们便开始打扫屋子里外和房屋前后左右的灰尘,进行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备年货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赶集的人们将买的鱼腌制后晒成干鱼,割的内货香肠或腌制成腊肉、买的鸡鸭腌制成腊肠腊鸭等,形成了“过年必备”的习俗。

贴春联是贴在大门两旁和大门上方的红对子。家家户户门上都会贴上类似“新年纳福福地福如山海,万家春春色春光春似海”的对联。不光是大门上贴,连装粮食的木箱、猪圈等都贴上“年年有余”“六畜兴旺”“出入平安”的条幅。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贴挂千,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吉祥、健康幸福、财源滚滚、马到成功。

吃年夜饭。年夜饭又称年晚饭、团年饭、团圆饭等,特指农历除夕晚餐。一年一度的年夜饭,一家老小互敬互爱、共叙天伦,围坐餐桌旁,倍感幸福。人们十分注重除夕的团年饭,除合家团圆、聚天伦之乐外,也祈求一家大小平安,在外工作的人都赶回来过新年。团年饭是过春节的重头戏,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意头。席上一般有鸡(寓意有计)、鱼(寓意年年有余)生菜(寓意生财)、腐竹(寓意富足)等以求吉利。

年味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年味里饱含着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对和谐美满的渴望,对至善至美的执着追求。无论习俗和传统怎样变迁,过年,依然是让人最眷恋的味道。

爆竹声中除旧岁,春风送暖迎新春。无论什么方式拜年,都是有一定年味的。这年味是红的,是街头巷尾贴上的红春联,是家家户户挂起的红灯笼;这年味是甜的,是每家每户吃的团年饭,是每个人喝上的团年酒;这年味是香的,是家家户户飘溢出来的团年饭菜之香,是每个人闻到的团年悠然而香;这年味是一种独特亲情、友情、乡亲和每个人火红的心、浓浓的、深深的爱……

你们回来,就是年

魏维维

絮语过年了

杨文方

年俗的味道

陆剑

